

一年半前第一前到廣西體驗助學，回來後心情久久不能平伏。不同的生命同時來臨地球的不同角落，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

那裏的孩子永遠都是一樣的天真活潑。

廣西的孩子自小便懂事，深明讀書的機會得來不易，拼命地吸取新知識，但不忘周末回家下田工作，減輕家人重擔，他們更懂精打細算，用錢前深思熟慮。兩塊、三塊錢對我們來說微不足道，卻足夠一個廣西小孩吃一頓飽餐，是很多廣西小孩每天的奢望。反觀香港的小孩，每天無憂無慮地上學、上補習課，回家後向父母撒嬌買吃的、買玩的。看到這強烈的對比，我不其然的反覆思索：「公平於這世界真的存在嗎？」



一年半後重遊舊地，小孩子、大朋友們的快樂笑臉、熱情款待彷彿給了我一點提示，提醒我以往我所想的留於表面，缺乏深度。

到訪榮華鄉中心校，剛巧是學生食午飯的時間。飯堂的空間極少，數百學生蹲在破舊的操場在正午的太陽下用膳。孩子們的小手各自捧著一個如字典般厚的不鏽鋼飯盒，內裏除了白愷愷米飯外就只得幾夥黃豆。負擔得起的，可以加三塊錢買一個菜，即一碗湯內有數塊菜葉及幾夥肉碎。震撼的場面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蹲在小孩旁凝望他們大口大口的吃，不禁問：「小朋友，你們飽嗎？」小孩拼命地完成最後的幾口飯，精靈活潑地說：「飽了，我現在去玩了！」臨走前，不忙拿起那個大小跟他體型不大相稱的不鏽鋼飯盒在我相機前擺了一擺，轉頭便連跑帶跳地奔向其他小男孩。



這次在大旺初中，我資助了一名初一男生黃全有。這孩子樣子乖巧，說話時帶點害羞，像個女孩子。父母在外打工，一年只有春節才能見面，也從來沒有跟父母打過電話。家離學校不遠，家中只有爺爺一人。學校規定所有學生留宿，問他是否週末回家，他竟說每天都回家，然後笑咪咪又帶點不好意思地說：「想爺爺嘛！」假如黃爺爺當時在場，我想他的笑容也會和黃全有一樣，幸福之情溢於言表。

來到山甲村家訪，村民的居住環境惡劣非常。我們參觀了一戶人家，女主人視力衰退，丈夫有智力障礙，孩子們長大後有的出外打工、有的出嫁，再沒有聯絡。他們家中只有一個燈泡作照明，漆黑的環境隱約看到家的一個角落是糞池、另外一個角落養了幾隻雞，還有亂七八糟的雜物。舊泥房的味道、糞味和家畜的味混在一起，空氣異常混濁，再細聽女主人辛酸的故事，胸口彷彿被巨石壓住，透不過氣來。在惡劣的環境中，女主人沒有怨天尤人大聲咆哮、也沒有自怨自艾地掩面痛哭，反而提醒我們團友小心地方髒、小心樓梯危險。女主人一生沒有接受過教育，在生命旅途中波折重重，卻比任何人堅強、友善，教人感動。



臨離開山甲村前，遇見一位說土話的老婆婆。婆婆不停地說話，但思思和我半句也聽不懂，婆婆一邊笑一邊把我們推入屋內，未幾小孫女跑出來把兩隻沉甸甸的茶果塞到我們手中，頃刻間她們的慷慨與熱情把一切的語言障礙融化了。

在遙遠而寧靜的山區朋友們，你們堅強、樂觀、知足、善良、重親情，對素未謀面的陌生人也毫不吝惜地表露出關愛之情，雖然物質生活貧乏，但活得充實。我們活在喧鬧的城市中，生活節奏急速，爭分奪秒，從早到晚忙工作、忙玩樂，偶爾在夜深人靜時卻有感生活營營役役、心中孤單。



快樂不需要很多才可以換取，  
關鍵在於我們是否懂得知足、懂得盼望、懂得愛。



今天晚上當我安坐在電腦前  
敲打著鍵盤記下這次廣西行  
之點滴時，不禁輕輕地哼起阿  
慈為我們寫的愛的力量：「…  
每一天用心學習去生活…因  
為愛的力量永遠存在…」。

Emily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九日